

鲁彦精品文集

Luyan jingpin wenji

精·彩·阅·读
鲁彦◎著



中国现代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乡土文学的不朽经典



开卷有思，掩卷长叹
于方隅寸土中，展现万般世态



团结出版社

UNITY PRESS

鲁彦精品文集

Lu Yan Jinqpin Wenji

鲁彦◎著



团结出版社

UN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彦精品文集 / 鲁彦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5126-5492-1

I. ①鲁… II. ①鲁…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98900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238766 85113874—65133603 (发行部)

(010) 65133603 (邮购)

网 址: <http://www.ti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出版社)

fx65133603@163.com (发行部邮购)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同力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155 毫米×22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1

印 数: 5000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5492-1

定 价: 23.00 元

前言 / QIANYAN

鲁彦（1901—1944），浙江镇海人（今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大碇人），原名王燮臣，又名王衡、王鲁彦、返我。著名乡土小说家、翻译家。

鲁彦出生于农村商人家庭，小学未能毕业便去上海洋行当学徒。受“五四”新思潮影响，1920年，参加由李大钊、蔡元培等创办的工读互助团，自上海到北京大学旁听。1923年夏，到湖南长沙平民大学、周南女学和第一师范任教。同年在11月号的《东方杂志》发表处女作《秋夜》。此后陆续有许多小说发表，早期代表作为《柚子》。1926年出版第一部小说集《柚子》。1927年任湖北武汉《民国日报》副刊编辑。1928年春至南京国民政府国际宣传部任世界语翻译。1930年至福建厦门任《民钟日报》副刊编辑。此后辗转在福建、上海、陕西等地的中学任教。1927年7月号《小说月报》发表他的小说《黄金》。抗战前夕出版重要作品长篇小说《野火》。为重要的乡土写实派作家。

抗战期间从事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任文协桂林分会主席，并主编大型刊物《文艺杂志》，有《炮火下的孩子》《伤兵医院》等短篇小说结集出版，并在《广西日报》副刊上连载长篇小说《春草》。1941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组织工作，主编大型文学刊物《文艺杂志》。1944年于贫病交困中在桂林逝世。

细腻、朴素、自然，是鲁彦作品艺术风格的主要表现。茅盾认为：“在描写手腕方面，自然和朴素是作者的卓特的面目。”鲁彦总是用细腻的文笔描绘生活的场景和人物的心理活动，主旨在朴素的故事叙述中自然地流泻，语言清新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鲁彦是以乡土文学代表作家的身份确

立他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的，他的创作以半殖民地化的中国江南小镇为背景，描摹了浙东农村的人情世态、民风习俗，显示了朴实细密的写实风尚。

本书所选文章定能让读者领略作者细腻笔风及朴素自然的叙事风格，进而受其裨益。

目录 / MULU

秋夜·····	001
许是不至于罢·····	008
黄金·····	018
毒药·····	032
童年的悲哀·····	041
小小的心·····	059
屋顶下·····	072
桥上·····	092
河边·····	105
银变·····	117
中人·····	135
风筝·····	148
父亲的玳瑁·····	152
听潮的故事·····	158
母亲的时钟·····	165

秋夜

“醒醒罢，醒醒罢，”有谁敲着我的纸窗似的说。

“呵，呵——谁呀？”我朦胧的问，揉一揉睡眼。

黑沉沉的看不见一点什么，从帐中望出去。也没有人回答我，也没有别的声音。

“梦罢？”我猜想，转过身来，昏昏的睡去了。

不断的犬吠声，把我惊醒了。我闭着眼仔细的听，知道是邻家赵冰雪先生的小犬，阿乌和来法。声音很可怕，仿佛凄凉的哭着，中间还隔着些呜咽声。我睁开眼，帐顶映得亮晶晶。隔着帐子一望，满室都是白光。我轻轻的坐起来，掀开帐子，看见月光透过了玻璃，照在桌上，椅上，书架上，壁上。

那声音渐渐的近了，仿佛从远处树林中向赵家而来，其中似还夹杂些叫喊声。我惊异起来，下了床，开开窗子一望，天上满布了闪闪的星，一轮明月浮在偏南的星间，月光射在我的脸上，我感着一种清爽，便张开口，吞了几口，犬吠声渐渐的急了。凄惨的叫声，时时间断了呻吟声，听那声音似乎不止一人。

“请救我们被害的人……我们是从战地来的……我们的家屋都被凶恶者占去了，我们的财产也被他们抢夺尽了……我们的父母兄弟姊妹多被他们杀害尽了……”惨叫声突然高了起来。

仿佛有谁泼了一盆冷水向我的颈上似的，我全身起了一阵寒战。

“吞下去的月光作怪罢？”我想。转过身来，向衣架上取下一件夹袍，披

在身上。复搬过一把椅子，背着月光坐下。

“请救我们没有父母的人，请救我们无家可归的人！……”叫声更高了。有老人，青年，妇女，小孩的声音。似乎将到村头赵家了。犬吠得更利害，已不是起始的悲哭声，是一种凶暴的愤怒声了。

我忍不住了，心突突的跳着。站起来，扣了衣服，开了门，往外走去。忽然，又是一阵寒战。我看看月下的梧桐，起了恐怖。走回来，从枕头底下拿出一支手枪，复披上一件大衣，倒锁了门，小心的往村头走去。

梧桐岸然的站着。一路走去，只见地上这边一个长的影，那边一个大的影。草上的露珠，闪闪的如眼珠一般，到处都是。四面一望，看不见一个人，只有一个影子伴着我孤独者。“今夜有许多人伴我过夜了。”我走着想，叹了一口气。

奇怪，我愈往前走，那声音愈低了，起初还听得出叫声，这时反而模糊了。“难道失望的回去了吗？”我连忙往前跑去。

突突的脚步声，在静寂中忽然在我的后面跟来，我骇了一跳，回头一看，什么也没有。

“谁呀？”我大声的问。预备好了手枪，收住脚步，四面细看。

突突的声音忽然停止了，只有对面楼屋中回答我一声“谁呀？”

“呵，弱者！”我自己嘲笑自己说，不觉微笑了。“这样的胆怯，还能救人吗？”我放开脚步，复往前跑去。

静寂中听不见什么，只有自己突突的脚步声。这时我要追的声音，几乎听不见了。

“不要失望，不要失望，困苦者！我便是你们的兄弟，我的家便是你们的家！请回转来，请回转来！”我急得大声的喊了。

“不要失望，不要失望，困苦者！我便是你们的兄弟，我的家便是你们的家！请回转来，请回转来！”四面八方都跟着我喊了一遍。

静寂，静寂，四面八方都是静寂，失望者没有回答我，失望者听不见我的喊声。

失望和痛苦攻上我的心来，我眼泪簌簌的落下来了。

我失望的往前跑，我失望的希望着。

“呵，呵，失望者的呼声已这样的远了，已这样的低微了！……”我失望

的想，恨不得多生两只脚拼命跑去。

呼的一声，从草堆中出来一只狗，扑过来咬住我的大衣。我吃了一惊，站住左脚，飞起右脚，往后踢去。它却抛了大衣，向我右脚扑来。幸而缩得快。往前一跃，飞也似的跑走了。

喽喽的叫着，狗从后面追来。我拿出手枪。回过身来。砰的一枪，没有中着，它的来势更凶了。砰的第二枪，似乎中在它的尾上。它跳了一跳，倒地了。然而叫得更凶了。

我忽然抬起头来，往前面一望，呼呼的来了三四只狗。往后一望，又来了无数的狗，都凶恶的叫着。我知道不妙，欲向原路跑回去，原路上正有许多狗冲过来，不得已向左边荒田中乱跑。

我是什么也不顾了，只是拼命的往前跑。虽然这无聊的生活不愿意再继续下去，但是死，总有点害怕呀。

呼呼呼的声音，似乎紧急的追着。我头也不敢回，只是匆匆迫迫越过了狭沟，跳过了土堆，不知东西南北，慌慌忙忙的跑。

这样的跑了许久，许久，跑得精疲力竭，我才偷眼的往后望了一望。

看不见一只狗，也听不见什么声音，我于是放心的停了脚，往四面细望。

一堆一堆小山似的坟墓，团团围住了我，我已镇定的心，不禁又跳了起来。脚旁的草又短又疏，脚轻轻一动，便刷刷的断落了许多。东一株柏树，西一株松树，都离得很远，孤独的站着。在这寂寞的夜里，凄凉的坟墓中，我想起我生活的孤单与漂荡，禁不住悲伤起来，泪儿如雨的落下了。

一阵心痛，我扭缩的倒了……

“呵——”我睁开眼一看，不觉惊奇的叫了出来。

一间清洁幽雅的房子，绿的壁，白的天花板，绒的地毯，从纱帐中望出去。我睡在一张柔软的钢丝床上。洁白的绸被，盖在我的身上。一股沁人的香气充满了帐中。

正在这惊奇间，呀的一声，床后的门开了。进来的似乎有两个人，一个向床前走来，一个站在我的头旁窥我。

“要茶吗，鲁先生？”一个十六七岁的女郎轻轻的掀开纱帐，问我。

“如方便，就请给我一杯，劳驾，”我回答说，看着她的乌黑的眼珠。

“很便，很便，”她说着了红了面，好像怕我看她似的走了出去。



不一刻，茶来了。她先扶我坐起，复将茶杯凑到我口边。

“这真对不起，”我喝了半杯茶，感谢的说。

“没有什么，”她说。

“但是，请你告诉我，这是什么地方，你姓什么？”

“我姓林，这里是鲁先生的府上，”她笑着说，雪白的脸上微微起了两朵红云。

“哪一位鲁先生？”

“就是这位，”她笑着指着我说。

“不要取笑，”我说。

“唔，你到处为家的人，怎的这里便不是了。也罢，请一个人来和你谈谈罢。”她说出去。

“好伶俐的女子。”我暗自的想。

在我那背后的影子，似乎隐没了。一会儿，从外面走进了一个人。走得十分的慢，仿佛踌躇未决的样子。我回过头去，见是一个相熟的女子的模样。正待深深思索的时候，她却掀开帐子，扑的倒在我的身上了。

“呀！”我仔细一看，骇了一跳。

过去的事，不堪回忆，回忆时，心口便如旧创复发般的痛，它如一朵乌云，一到头上时，一切都黑暗了。

我们少年人只堪往着渺茫的未来前进，痴子似的希望着空虚的快乐。纵使悲伤的前进，失望的希望着，也总要比回头追那过去的影快乐些罢。

在无数的悲伤着前进，失望的希望着者之中，我也是。我不仅是不肯回忆，而且还竭力的使自己忘却。然而那影子真利害，它有时会在无意中，射一支箭在我的心上。

今天这事情，又是它来找我的。

竭力想忘去的二年前的事情，今天又浮在我眼前了。竭力想忘去的二年前的一个人。今天又突然的显在我眼前了。最苦的是，箭射在中过的地方，心痛在伤过的地方。

扑倒在我身上呜咽着的是，二年前的爱人兰英。我和她过去的历史已不堪回想了。

“呵，呵，是梦罢，兰英？”我抱住了她，哽咽的说。

“是呵，人生原如梦呵……”她紧紧的将头靠在我的胸上。

“罢了，亲爱的。不要悲伤，起来痛饮一下，再醉到梦里去罢。”

“好！”她慨然的回答着，仰起头，凑过嘴来。我们紧紧的亲了一会。俄顷，她便放了我，叫着说，“拿一瓶最好的烧酒来，松妹。”

“晓得，”外间有人答应说。

我披着衣起来了。

“现在是在夜里吗？”我看见明晃晃的电灯问。

“正是，”她回答说。

“今夜可有月亮？可有星光？”

“没有。夜里本是黑暗，哪有什么光。”她凄凉的说。

我的心突然跳动了一下，问道：

“呵，兰英，这是什么地方？我怎样来到这里的？”

“这是漂流者的家，你是漂流而来的，”她笑着回答说。

“唔，不要取笑，请老实的告诉我，亲爱的。”我恳切的问。

“是呵，说要醉到梦里去，却还要问这是什么地方。这地方就是梦村，你现在做着梦，所以来到这里了。不信吗？你且告诉我，没有到这里以前，你在什么地方？”

我低头想了一会，从头讲给她听。讲到我恐慌的逃走时，她笑得仰不起头了。

“这样的无用，连狗也害怕，”她最后忍不住笑，说。

“唔，你不知道那些狗多么凶，多么多……”我分辩说。

“人怕狗，已经很可耻了，何况又带着手枪……”

“一个人怎样对付？……而且死在狗的嘴里谁甘心？……”

“是呵，谁肯牺牲自己去救人呵！……咳，然而我爱，不肯牺牲自己是救不了人的呀……”她起初似很讥刺，最后却诚恳的劝告我，额上起了无数的皱纹。

我红了脸，低了头的站着。

“酒来了，”说着，走进来了那一位年轻的姑娘，手托着盘。

“请不要回想那过去，且来畅饮一杯热烈的酒罢，亲爱的。”她牵着我的手，走近桌椅旁，从松妹刚放下的盘上取过酒杯，满满的斟了一杯，凑到我

的口边。

“呵——”我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一饮而尽。走过去，满斟了一杯，送到她口边，她也一饮而尽。

“鲁先生量大，请拿大杯来，松妹。”她说。

“是，”松妹答应着出去了，不一刻，便拿了两只很大的玻璃杯来。

桌上似乎还摆着许多菜，我不曾注意，两眼只是闪闪的在酒壶和酒杯间。兰英也喝得很快，不曾动一动菜，一面还连呼着“松妹，酒，酒”，松妹“是，是”的从外间章进来好几瓶。

我们两人，只是低着头喝，不愿讲什么话，松妹惊异的在旁看着。

无意中，我忽然抬起头来。兰英惊讶似的也突然仰起头来，我的眼光正射到她的乌黑的眼珠上，我眉头一皱，过去的影刷的从我面前飞过，心口上中了一支箭了。

我呵的一声，拿起玻璃杯，狠狠的往地上摔去，砰的一声，杯子粉碎了。

我回过头去看兰英，兰英两手掩着面，发着抖，凄凉的站着，只叫着“酒，酒”。我忽然被她提醒，捧起酒壶，张开嘴，倒了下去。

我一壶一壶的倒了下去，我一壶一壶的往嘴里倒了下去……

一阵冷战，我醒了。睁开眼一看，满天都是闪闪的星。月亮悬在远远的一株松树上。我的四面都是坟墓；我睡在濡湿的草上。

“呵，呵，又是梦吗？”我惊骇的说，忽的站了起来，摸一摸手枪，还在身边，拿出来看一看，又看一看自己的胸口，叹了一口气，复放入衣袋中。

“砰，砰，砰……”忽然远远的响了起来。随后便是一阵凄惨的哭声，叫喊声。

“唔，又是那声音？”我暗暗的自问。

“这是很好的机会，不要再被梦中的人讥笑了！”我鼓励着自己，连忙循着声音走去。

“砰，砰，砰……”又是一排枪声，接连着便是隆隆的大炮声。

我急急的走去，急急的走去，不一会便是一条生疏的街上了。那街上站着许多人，静静的听着，又不时轻轻的谈论。我看他们镇定的态度，不禁奇异起来了。于是走上几步，问一个年轻的男子。

“请问这炮声在什么地方，离这里有多少远？”

“在对河。离这里五六里。”

“那么，为什么大家很镇定似的？”我惊奇的问。

“你害怕吗？那有什么要紧！我们这里常有战事，惯了。你似乎不是本地人，所以这样的胆小。”他反问我，露出讥笑的样子。

“是，我才从外省来，”我答应了这一句，连忙走开。

“惯了，”神经刺激得麻木便是“惯了”。我一面走一面想。“他既觉得胆大，但是为什么不去救人？——也许怕那路上的狗罢？”

叫喊声，哭泣声，渐渐的近了，我急急的，急急的跑去。

“请救我们虎口残生的人……请救我们无家可归的人……请救我们无父母兄弟妻女的人……你以外的人死尽时，你便没有社会了，你便不能生存了……死了一个人，你便少了一个帮手了，你便少了一个兄弟了……”许多人在远处凄凄的叫着，似像向我这面跑来，同时炮声，枪声，隆隆，砰砰的响着。

我急急的，急急的往前跑。

“唉！站住！”一个人从屋旁跳出来，拖住我的手臂。“前面流弹如雨，到处都戒严，你却还要乱跑！不要命吗？”他大声地说。

“很好，很好，”我挣扎着说。“不能救人，又不能自救，没有勇气杀人，又没有勇气自杀，咒诅着社会，又翻不过这世界，厌恨着生活，又跳不出这地球，还是去求流弹的怜悯，给我幸福罢！……”

脱出手，我便飞也似的往前跑去。只听见那人“疯子！”一句话。

扑通一声，不提防，我忽然落在水中了。拼命挣扎，才伸出头来，却又沉了下去。水如箭一般的从四面八方射入我的口，鼻，眼睛，耳朵里……

“醒醒罢，醒醒罢！”有谁敲着我的纸窗，愤怒似的说。

“呵，呵——谁呀？”我朦胧的问，揉一揉睡眼。

黑沉沉的看不见一点什么，从帐中望出去。没有人回答我，只听见呼呼的过了一阵风。随后便是窗外萧萧的落叶声。

“又是梦，又是梦！……”我咒诅说。

（选自小说散文集《柚子》，1926年10月，北新书局）

许是不至于罢

有谁愿意知道王阿虞财主的情形吗？——请听乡下老婆婆的话：

“啊唷，阿毛，王阿虞的家产足有二十万了！王家桥河东的那所住屋真好呵！围墙又高屋又大，东边轩子，西边轩子，前进后进，前院后院，前楼后楼，前巷后巷密密的连着，数不清有几间房子！左弯右弯，前转后转，像我这样年纪的老太婆走进去了，还能钻得出来吗？这所屋真好，阿毛！他屋里的椽子板壁不像我们的椽子板壁，他的椽子板壁都是红油油得血红的！石板不像我们这里的高高低低，屋柱要比我们的大一倍！屋檐非常阔，雨天来去不会淋到雨！每一间房里都有一个自鸣钟，桌子椅子是花梨木做的多，上面都罩着绒的布！这样的房子，我不想多，只要你能造三五间给我做婆婆的住一住，阿毛，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他的钱哪里来的呢？这自然是运气好，开店赚出来的！你看，他现在在小礅头开了几爿店：一爿米店，一爿木行，一爿砖瓦店，一个砖瓦厂。除了这自己开的几爿店外，小礅头的几爿大店，如可富绸缎店，开成南货店，新时昌酱油店都有他的股份。——新开张的仁生堂药店，文记纸号，一定也有他的股份！这爿店年年赚钱，去年更好，听说赚了二万，——有些人说是五万！他店里的伙计都有六十元以上的花红，没有一个不眉笑目舞，一个姓陈的学徒，也分到五十元！今年许多大老板纷纷向王阿虞荐人，上等的职司

插不进，都要荐学徒给他。隔壁阿兰嫂是他嫡堂的嫂嫂，要荐一个表侄去做他店里的学徒，说是只肯答应她‘下年’呢！啊，阿毛，你若是早几年在他店里做学徒，现在也可以赚大铜钱了！小砚头离家又近，一杯热茶时辰就可走到，那一天我要断气了，你还可以奔了来送终！……

“‘钱可通神’，是的确的，阿毛，王阿虞没有读过几年书，他能不能写信还说不定，一班有名的读书人却和他要好起来了！例如小砚头的自治会长周伯谋，从前在县衙门做过师爷的顾阿林那些人，不是容易奉承得上的。你将来若是也能发财，阿毛，这些人和你相交起来，我做婆婆的也可以扬眉吐气，不会再像现在的被人家欺侮了！……”

二

欢乐把微笑送到财主王阿虞的唇边，使他的脑中涌出无边的满足：

“难道二十万的家产还说少吗？一县能有几个二十万的财主？哈哈！丁旺，财旺，是最要紧的事情，我，都有了！四个儿子虽不算多，却也不算少。假若他们将来也像我这样的会生儿子，四四也有十六个！十六再用四乘，我便有六十四个的曾孙子！四六二百四十，四四十六，二百四十加十六，我有二百五十六个玄孙！哈哈！……玄孙自然不是我可以看见的，曾孙，却有点说不定。像现在这样的鲜健，谁能说我不能活到八九十岁呢？其实没有看见曾孙也并没有什么要紧，能够看见这四个儿子统统有了一个二个的小孩也算好福气了，哈哈，现在大儿子已有一个小孩，二媳妇怀了妊，过几天可以娶来的三媳妇如果再生得早，二年后娶四媳妇，三年后四个儿子便都有孩子了！哈哈。这有什么难吗？……”

“有了钱，做人真容易！从前阿姆对我说，她穷的时候受尽人家多少欺侮，一举一动不容说都须十分的小心，就是在自己的屋内和自己的人讲话也不能过于随便！我现在走出去，谁不嘻嘻的喊我‘阿叔’‘阿伯’？非常恭敬的对着我？许多的纠纷争斗，没有价值的人去说得喉咙破也不能排解。我走去只说一句话便可了事！哈哈！……”

“王家桥借钱的人这样多，真弄得我为难！真是穷的倒也罢了，无奈他们借了钱多是吃得好好，穿得好好的去假充阔老！也罢，这毕竟是少数，又是



自己族内人，我不妨手头宽松一点，同他们发生一点好感。……

“哈哈，三儿的婚期近了，二十五，初五，初十，只有十五天了！忙是要一天比一天忙了，但是现在已经可以说都已预备齐全。新床，新橱，新桌，新凳，四个月前都已漆好，房子里面的一切东西，前天亦已摆放的妥贴，各种事情都有人来代我排布，我只要稍微指点一下就够了。三儿，他做我的儿子真快活，不要他担，不要他扛，只要到了时辰拖着长袍拜堂！哈哈！……”

突然，财主脸上的笑容隐没了。忧虑带着皱纹侵占到他的眉旁，使他的脑中充满了雷雨期中的黑云：

“上海还正在开战，从衢州退到宁波的军队说是要独立，不管他谁胜谁输，都是不得了的事！败兵，土匪，加上乡间的流氓！无论他文来武来，架我，架妻子，架儿子或媳妇，这二十万的家产总要弄得一秃精光的了！咳咳！……命，而且性命有没有还难预料！如果他捉住我，要一万就给他一万，要十万就给他十万，他肯放我倒也还好，只怕那种人杀人惯了没有良心，拿到钱就是砰的一枪怎么办？……哦，不要紧！躲到警察所去，听到风头不好便早一天去躲着！——啊呀，不好！扰乱的时候，警察变了强盗怎么办？……宁波的银行里去？——银行更要被抢！上海的租界去？路上不太平！……呵，怎么办呢？——或者，菩萨会保佑我的？……”

三

九月初十的吉期差三天了，财主的大屋门口来去进出的人如鳞一般的多，如梭一般的忙。大屋内的各处柱上都贴着红的对联，有几间门旁贴着“局房”，“库房”等等的红条。院子的上面，搭着雪白的帐篷，篷的下面结着红色的彩球。玻璃的花灯，分出许多大小方圆的种类，挂满了堂内堂外，轩内轩外，以及走廊等处。凡是财主的亲戚都已先后于吉期一星期前全家老小的来了。帮忙时帮忙，没有忙可帮时他们便凑上四人这里一桌，那里一桌的打牌。全屋如要崩倒似的噪闹，清静连在夜深也不敢来窥视了。

财主的心中深深的藏着隐忧，脸上装出微笑。他在喧哗中不时沉思着。所有的嫁妆已破例的于一星期前分三次用船秘密接来，这一层可以不必担忧。现在只怕人手繁杂，盗贼混入和花轿抬到半途，新娘子被土匪劫去。上海战

争得这样厉害，宁波独立的风声又紧，前几天镇海关外都说有四只兵舰示威。那里的人每天有不少搬到乡间来。但是这里的乡间比不来别处，这里离镇海只有二十四里！如果海军在柴桥上陆去拊宁波或镇海之背，那这里便要变成战场了！

吉期越近，财主的心越慌了。他叮嘱总管一切简省，不要力求热闹。从小碾头，他又借来了几个警察。他在白天假装着镇静，在夜里睡不熟觉。别人嘴里虽说他眼肿是因为忙碌的缘故，其实心里何尝不晓得他是为的担忧。

远近的贺礼大半都于前一天送来。许多贺客因为他是财主，恐怕贺礼过轻了难看，都加倍的送。例如划船的阿本，他也借凑了一点去送了四角。

王家桥虽然是在山内，人家喊他为“乡下”，可是人烟稠密得像一个小镇。几条大小路多在屋巷里穿过。如果细细的计算一下，至少也有五六百人家。（他们都是一些善人，男女老幼在百忙中也念“阿弥陀佛”。）这里面，没有送贺礼的大约还没有五十家，他们都想和财主要好。

吉期前一天晚上，喜筵开始了。这一餐叫做“杀猪饭”，因为第二日五更敬神的猪羊须在那晚杀好。照规矩，这一餐是只给自己最亲的族内和办事人吃的，但是因为财主有钱，菜又好，桌数又备得多，远近的人多来吃了。

在那晚，财主的耳膜快被“恭喜”撞破了，虽然他还不大会出去招呼！

第二天，财主的心的负担更沉重了。他夜里做了一个恶梦：一个穿缎袍的不相认的先生坐着轿子来会他。他一走出去那个不相识者便和轿夫把他拖入轿内，飞也似的抬着他走了。他知道这就是所谓土匪架人，他又知道，他是做不得声的，他只在轿内缩做一团的坐着。跑了一会，仿佛跑到山上了。那土匪仍不肯放，只是满山的乱跑。他知道这是要混乱追者的眼目，使他们找不到盗窟。忽然，轿子在岩石上一撞，他和轿子就从山上滚了下去……他醒了。

他醒来不久，大约五更，便起来穿带着带了儿子拜祖先了。他非常诚心的恳切的——甚至眼泪往肚里流了——祈求祖先保他平安。他多拜了八拜。

早上的一餐酒席叫“享先饭”，也是只给最亲的族内人和办事人吃的，这一餐没有外客来吃。

中午的一餐是“正席”，远近的贺客都纷纷于十一时前来到了。花轿已于九时前抬去接新娘子，财主暗地里捏着一把汗。贺客填满了这样大的一所屋